

官常典第七百四卷

諫諍部紀事四

曾幾傳幾除直祕閣召對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尙刻薄而寢失祖宗忠厚之意革敝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爲怪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爲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爲擾願明與減放又論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嚴訓練之職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

曾幾傳幾除直祕閣召對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悅授祕書少監

程瑀傳瑀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觔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肯盟宜省費抑未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強使金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

劉一止傳一止爲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邴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

孫道夫傳道夫年十八貢辟雍張浚薦於高宗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雪國恥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再召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蔣琬出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嘗倚爲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納

廖剛傳剛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紹興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邪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聳然

重慶府志馮時行以奉禮郎赴行在所時秦檜主和議忤之者立見貶逐時行召對力主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帝分羹事爲喻帝曰朕不忍聞髡髮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

宋史王大寶傳孝宗卽位大寶除禮部侍郎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俟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

章穎傳穎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

經濟類編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

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

程史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上用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而去者范詞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楊前上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閣門官日月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倖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勾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於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實乾道

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宋史孫逢吉傳逢吉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

徐邦憲傳邦憲三遷爲祕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需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爲表裏也

李祥傳祥遷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閤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

經濟類編知南康軍朱熹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

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
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
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
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宋史游仲鴻傳仲鴻改監登聞鼓院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卽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
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
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
禍亂

傅伯成傳伯成爲湖廣總領嘉定元年召對面諭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小使雖返要求尙多陛
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
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惜日爲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閩帥
倪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

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無以思爲戒

何異傳異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殯死遐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幣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

齊東野語慶元間趙忠定去國太學生周端朝張循徐範蔣傅林仲麟楊宏中以上書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開禧間丁大全用事以法繩多士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興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士譽悉上春官并擢高第時議或有異論旣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曾屢遭斥三公者相繼召試居言路出藩入從咸淳癸酉間聲伯自海關召爲從官翰苑與權自閩帥擢秋官居鎖闥器之起家知廬陵兼倉部是歲六月正言郭闔劾器之虛名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黃鏞偶儕六士遂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不敢謁學畏軍不敢閱武暨綰郡符復兼庾節恠誕仍不可枚數矣越宿陳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徒竊虛名倘公議有及於斯雖頃刻難安於位比觀諫坡造膝之抨彈斥

去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孤蹤但首發虛名之誤世上係國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行辭色蓋亦謂忝論思之數將使自知進退之謀欲乞特界閑廩以穆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是求去非朕攸聞劉聲伯亦一再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言職者亦再云直言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轉喉觸諱者語之窮安能逆料惟茲吉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如此今指其兩郡之政謂之非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自實虛自虛人品固難於槩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委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而陳疏至四五且引書讀之嫌御批云卿以不必疑之言而申必欲去之請如國體何前詔謂虛名實德各有所指蓋盡之矣書讀引嫌勿書可也何以去爲於是侍御陳堅節夫豸官陳過聖觀共爲一疏乞申諭三臣各安職守而黃戶書萬石陳兵書存常戶侍楸曹禮侍孝慶倪刑侍曹高工侍斯得李右史珏文左史復之共爲一疏調停之久而方定知大體者殊不然之事久論定虛名實德於人亦可槩見矣宋史鄭性之傳性之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

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譏詔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污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以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

寧海縣志張玘嘉禧進士歷官浙西憲幹伏闕三上書言天下大計斥死嶺表天下寃之

黟縣志汪一龍理宗時國學上舍性剛方持大節時國家大計及用人得失許太學上疏切諫淳祐四年朝廷起復史嵩之爲相一龍曰人倫天下之大命奪情起用是以不孝令也於是同黃愷伯百四十人上疏疏再上不聽乃與愷伯等作捲堂文蹈海而去以生死爭之朝廷罷嵩之下詔召回後嵩之糾工部徐元杰劉漢弼一龍復同蔡德潤百七十人叩闕訟寃其忠君愛國類如此

金史楊伯雄傳海陵乙夜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誼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夏日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楊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

知炎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 大
定六年上幸西京欲因往涼陁避暑伯雄率衆諫官入諫上曰朕徐思之伯雄言之不已同列皆引
退久之乃起是年至涼陁徼巡果有疎虞上思伯雄之言及還謂近臣曰羣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
雄忠實皆莫及也上謂伯雄曰龍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伯雄對曰魏徵願爲
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顧謂宰相曰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卽當
面陳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偷安自便徼倖一時如後世何羣臣皆稱萬歲

移刺履傳履擢經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日世宗召問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
良可稱嘆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
仲晦張汝震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
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

徒單鑑傳章宗嘗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鑑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
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戚戚姬卒至於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鑑蓋以元妃李氏隆寵

過盛故微諫云

元史耶律楚材傳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
尙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敕近臣進酒三鍾
而止

趙璧傳憲宗卽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
秀才汝渾身都是胆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

李昶傳中統二年春內難平昶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
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恆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爲南面逸豫之戒世祖稱善

孟攀鱗傳攀鱗世祖中統三年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至元初召見條陳七十事大抵勸上以郊祀
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
庶府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爲長久之計世祖悉嘉納之

竇默傳默嘗與劉秉忠劉肅商擬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兪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言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劉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

不忽木傳不忽木至元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己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字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被誅帝曰朕殊愧卿

王惲傳惲至元二十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每謂爲治之本在於得人乃進言於朝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爲邊徼重地平定以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也今雖不能一一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尙缺宜特選清望素著簡在帝心文足以撫綏黎庶武足以折衝外侮者

使鎮靜之庶幾治安可期矣時行省計劇賊鍾明亮無功憚復條陳利害曰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一變十去四五今劇賊猖獗又酷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況其地有溪山之險東擊西走出沒難測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選精兵申明號令專命重臣節制以計討之使彼勢窮力竭庶可取也二十八年召至京師二十九年春見帝於柳林行宮遂上萬言書極陳時政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

廉希憲傳希憲疾世祖詔徵揚州名醫視之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許國禎傳國禎子辰一名忽魯火孫轉正議大夫仍提點太醫院事有竊大安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羣臣莫敢言忽魯火孫獨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卽命釋之

楊朶兒只傳朶兒只遷宣徽副使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朶兒只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朶兒只爲侍御史

古今圖書集成
經濟類編元武宗時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唯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

元史李謙傳仁宗卽位召十六人謙居其首乃力疾見帝於行在疏言九事其略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選賢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貧乏以重邦家之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材之路頒律令使民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至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臺憲之官尤當選素著清望深明治體不事苛細者爲之帝嘉納焉

拜住傳英宗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謝曰昔堯舜爲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爲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

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

陳思謙傳思謙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請併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

虞集傳集每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

遂魯曾傳魯曾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羣臣廷議之魯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無子不立其主時伯顏爲右丞相以爲明宗之母亦乞列氏可以配享徵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則爲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爲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爲立主以妾后爲正宮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垂卽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先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出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曾曰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

立爲帝未開冊以爲后而配譽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譴之遂以眞哥皇后配焉

明外史宋思顏傳建大都督府以思顏兼參軍事太祖嘗視事東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衣浣濯之衣眞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終始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他日又進曰句容虎爲害旣捕獲宜除之今豢養民間何益太祖欣然卽命取二虎并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思顏隨事納忠類此

明紀事本末洪武十年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見聞錄太宗於宮中得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披覽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講解縉等徧閱有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旣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太宗曰爾以獨無爲賢也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